

守望Manhattan

池冰 著

MAN
HAT
TAN



中国青年出版社

守望Manhattan

池冰 著

MANHATTAN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 Manhattan/池冰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6-8959-1

I. 守… II. 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363 号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100708

门 市 部:010-84039659

编辑中心:010-64034349

印 刷: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18.75

插 页:2

字 数:22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序言

别样的超越

白 烨

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知道旅美女作者池冰的这部长篇小说《守望Manhattan》可能会有些与众不同，但真的阅读过之后，还是感到了不少的意外和惊异。这种惊异，就在于无论是与过去的“留学生文学”相比，还是与当下的“80后”写作相较，它都具有较多异质的成分，因此很让人耳目为之一新。

出生于80年代，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有限的资料信息已告诉我们，这个出国留学的“80后”，不同于尚在国内的“80后”，这个现今的“留学生”，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果然不出所料，这个“80后”“留学生”笔下的留学故事和小说写作，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印记，既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全新的留学生的人生故事，也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而凛冽的文学空气。

二十二岁的北京女孩爱比去往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与其说是她自己的一个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人生的一次被动的选项。她的考虑与想法，更多的是“逃避”：“逃避学习逃避亲人逃避失败的爱情”。因此，“喝酒抽烟不爱上学的”爱比，自然更为看重和倚重与熟人的交往、进朋友的圈子。而正是这种纷至沓来的朋友圈子的交流与聚会、亲近与疏离、帮衬与妒忌、慰藉与伤害，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恩怨情仇，使她品尝了人际之间的酸甜苦辣，从就学到人生、从情感到精神，都真正地成长与成熟起来。

作品里渐渐凸显出来的友情线——爱比与伊丽莎白、格格，与安东、班、小弟，爱情线——爱比与班，与丹尼，与凯文，使爱比在哥伦比亚大学之外，进入了一个更为繁复而错综的人际世界。学生成分的国际化、文化

背景的多样化、不同群体的圈子化,从交际到交友,从智商到情商,都在考验着、逼迫着涉世未深的爱比在历练中不断成长,走向自立。于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便在这一过程逐渐显现了出来,那就是颇显稚嫩的爱比成熟了,不无痞味的爱比爱国了,常常自馁的爱比自强了。如果说经历了种种遭际与事变的爱比,已有了一些在“涅槃”中新生的意味的话,那么,这完全是纽约这个国际化的大都会特有的社会大熔炉,无声又无情地给以强制性的冶炼的结果。

作品里的爱比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轻松愉悦又欢快喧闹的,但真正读进去之后,又让人渐感甜中带苦、不无滞重,甚至透射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意味。而我们能突出地感觉到和品味到的,无疑是爱比时时流露出来的“孤独感”。只身于纽约,人生地不熟,只是表面的孤独,更深刻和更内在的“孤独感”,还是朋友之间的近在咫尺却相互猜忌,情人之间的肌肤相亲又同床异梦。而且,因为惧怕“孤独”,排解“孤独”,所以就特别希冀友情,格外渴求爱情。这种非常态之下的交友与恋爱,就不免带有过度的嫌疑与误读的可能,使事情往往在无意之中荒腔走板,偏离正轨。这种朋友之间的隔膜,情人之间的误会,尤其是“孤独感”的无以排解,背后从隐到显乃至昭彰卓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难以走近,难以互知。爱比在纽约的种种个人遭遇与人生坎坷,盖由此而来。但这只是爱比的个人问题和一己不幸吗?当然不是,这其实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人类性的难题。正是把这样一个偌大的人生难题用个人化的叙事表达出来,用爱比的故事抛给我们,使得这个作品平添了一种人文的温度,人性的深度,并把我们引向人生问题的无尽思索。这一点,可能正是这部作品的要义之所在。于此,池冰就把这部也写留学生生活的“守望”,与此前的“留学生文学”,与当下的“80后”写作,都明晰而有力地区别了开来,这不仅实现了她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突破,同时也带来了“留学生文学”的一次别样的艺术超越。

小说属于艺术创造,而创造需要艺术天分。池冰通过这部《守望Manhattan》,也把她自己潜在的艺术造诣与写作才情表露无遗。比如,写作姿态的坦诚而顽皮,艺术感觉的率真而微妙,语言文字的灵动与淋漓,细节与情节的真切而生动,尤其是那种欲抑故扬、寓正于邪的别致的叙事手

法,运用得可谓自如而熟练,称得上是心娴手敏,才高意广。这种特异的语言功力与叙事能力,在“80后”作者中不说绝无仅有,也属凤毛麟角。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个“想要当作家”的作者,是完全有条件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的。

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年轻作者来说,一部《守望Manhattan》,只是一个小小的序幕,在这个序幕之后,作者池冰还会有一系列的小说作品相继亮相。但序幕已如此精彩引人,令人大喜过望,即将登场的大戏自然更为精彩纷呈,一定不会让人们失望。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对这个新人池冰满怀更多和更大的期待。

2009年9月16日晚于北京朝内

1

凌晨两点半，纽约的上空像是水库开闸一样下着大雨。整个城市穿着一件巨大、细密、层层叠叠的珍珠衫。我一个人拖着四只巨大的拉杆箱，站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门口，不知所措。我透过雨幕望着对面的红绿灯，耳边响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身边穿梭着各种肤色的人。我冷极了，脑袋里嗡嗡的，像是处于极度缺氧的状态。

一个月以前，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我好不兴头地订了机票，打好箱子，却没有找到住处。我本来打算到纽约以后马上和朋友联系，看看哪里能借住几天，因为我在学校附近预订的公寓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入住。结果飞机晚点，我到纽约已经是深夜，到哪里找人呢？

我想还是应该试着给朋友打打电话，就拖着四只箱子走向机场，换了几个硬币，拨通了几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可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已经关机了。我绝望地挂上电话。忽然，我看到电话本上有个叫安东尼奥的人的电话号码。我依稀记得那个人是我好朋友强尼的朋友。我走之前强尼把他的好朋友安东的电话给了我，说我有急事的时候可以找他。强尼告诉过我，那是个很热心的意大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学位。

我试着拨通了安东尼奥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没有人接。我刚要挂上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声“你好……”，听起来像是在睡觉。

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好，我叫爱比，是强尼的朋友，现在在纽约。”

安东尼奥懒洋洋地说道：“哦，欢迎你来纽约。我改天请你喝咖啡吧。”

我想我等不到“改天”了，就硬着头皮说：“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实



在不好意思。是这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租的公寓一周后才能入住……我现在没有地方住，能不能……能不能在你家借住几天？”说完后，我就等着他拒绝我，说今天太晚，明天再说，等等等等。

开始的时候安东那边没有声音，我觉得后背有股寒气向上冒。随后安东问我：“你现在在哪儿？”

我赶忙说：“我现在还在肯尼迪机场，飞机晚点了，所有朋友都联系不到。我是第一次来纽约，又这么晚了，不知道该去哪儿。没关系，你要是不方便，我就让出租车司机带我去找个酒店好了。”

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好心到让一个陌生人在凌晨两点半住进家里。

安东那边又是一阵沉默，我觉得没有指望了。这时安东又说道：“住酒店，一晚上要两三百块，不划算。这样吧，你到我家来，我有间空房可以给你住。地址是xx街x大道，公寓门牌号码是xxx，你到了按4A的门铃就行。”

我谢过安东，说我马上过去。

我在机场门口叫了一辆计程车，把安东的地址告诉司机。在车上，我又后悔不该这么轻信陌生人，万一安东尼奥是个心术不正的人怎么办？以前在新闻或是电影上看到的，在纽约发生的抢劫、强暴、绑架的故事全都在脑子里不断闪现。

我隔着玻璃看着这个陌生的、灯火通明的城市。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和着雨水，在玻璃上拖出一道道彩色的、湿淋淋的印子。摩天大楼一栋接着一栋，被车子向后方狠狠地甩去。马路上还有三三两两东倒西歪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喝醉了酒。有一个穿着大红色冲锋衣黄头发的醉鬼趴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子上拼命地呕吐。旁边有几个人围着那个醉鬼，看着他哈哈大笑，又跳又叫。

就这样，我拖着四只大箱子，全身湿淋淋地出现在安东尼奥的门口。安东穿着白色T恤和宽大的卡其色裤子，光着两只脚，睡眼惺忪地打开门。



他看到我那副无家可归、倒霉透顶的狼狈样子，以及身后四只巨大的旅行箱，吃了一惊，又忍不住想笑。

安东愣了几秒钟，才慌忙和我打招呼，同时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

安东随后说：“走，我们进屋吧。”

他拖过我的两只大箱子，轰隆轰隆划过木质地板，一直拖进他的小卧室。然后安东转过身对我说：“嗯，你这几天就住在这个房间吧。”

“太谢谢你了，安东。”我由衷地说道。

安东的视线从箱子平移到我的小腿上，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了我小腿上的刺青。我抬起腿来给他看清楚，说这是我的肯德基鸡翅膀。他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然后笑了。

我小腿上文着一只15厘米长7厘米宽的翅膀。是一只羽翼丰满、线条优美的张开的翅膀。

后来安东对我说，我是他见到过的第一个有文身又会逗他发笑的中国女孩儿。

第二天我起床后，和安东一起吃早饭。安东做了煎蛋三明治，也替我做了一份。我们俩就一边吃，一边坐在餐桌旁聊天。安东说他还在念书，念环境工程的博士学位。我以前听说过，安东住的Chelsea地区是曼哈顿比较贵的一个区。能在这个区住这么大的公寓的学生，一定家境不错。安东家里的摆设全是类似意大利皮沙发或是印度风格的刺绣一类的东西。看样子这个意大利家伙的品位还不差。

我看到CD机旁边摆着的Keith Jarrett的The Koln Concert（科隆音乐会），更加证明了我的想法——那是一张我特别喜欢的爵士CD。

我就问安东：“你喜欢爵士？我特别喜欢Keith Jarrett！”

“是吗？”安东感兴趣地问道，“那你还喜欢谁？”

“嗯……”我想了想，说道，“我喜欢Bill Evans, Chet Baker, Count Basie, Ornette Coleman……”

“Chet Baker！”安东立刻兴奋得眼睛放光，“对啊，Bill Evans的钢琴，



Chet Baker的小号……天哪，真是难以形容！对了，你要是喜欢爵士，纽约你是来对了。在这里你能听到世界上最好的爵士乐。改天我们一起去爵士酒吧听现场爵士吧，我和我的朋友经常去Blue Note、Birdland这些爵士酒吧……”

我和安东一边聊着爵士乐，一边吃完了早餐。

吃完饭后，安东要去学校办事。我正好也想去学校看看，就和安东一起出了门。我们俩乘地铁来到116街哥伦比亚大学的门口。

安东陪我逛了逛校园，我这才有心思认真打量一下传说中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样，是一个绿草如茵、建筑古朴、学子成群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以后两年生活的中心了。

我们坐在商学院咖啡馆户外的桌子边聊天。我一边小口喝着加了脱脂牛奶和人工甜味剂的红茶，一边看着太阳的金色光团在草地上流淌的样子。有三两个白人女生穿着浅蓝色的运动服坐在草地上晒太阳，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明媚又鲜亮。她们的轮廓被阳光勾勒得很生动。



2

我就这么赖在安东家住了一个礼拜。他给了我一套钥匙,我可以随意出入。每天他去学校处理事情,我就到外面闲逛,或是去公园,或是去博物馆、电影院和各种艺术展。我的纽约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学校9月份才开学,所以开学前我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无所事事。我在北京的朋友格格给我介绍了两三个她在纽约的朋友,有一个还是哥大中国学生会的主席。

那个主席叫胡坚壁。我打了个电话给他。他听说我是格格的朋友,一定要请我吃饭。我在哥大附近的一个简陋的中国火锅店门口和他见了面。胡坚壁中等身材,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深蓝色运动上衣和皱皱巴巴的牛仔裤。

我们在店里坐下来,一人对着一只小火锅。我问他:“你和格格很熟吗?”

胡坚壁挠了挠后脑勺,说:“熟啊,格格那个人谁不认识啊?她啊,社交圈子广,认识的人很多。她和另外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孩是我们中国人圈子里的两大交际花。而且两个人的父母都是政府里面的高级官员。对了,伊丽莎白你认识吗?”

我说:“格格也跟我提起过她。估计我很快就能见到她了。”

胡坚壁看着我,笑着说:“那你认识的人还真多啊。以后大家应该多来往。对了,我们中国同学会的活动你也要多参加啊。”

我问他:“哦?你们都有些什么活动啊?”



胡坚壁又挠了挠脑袋，想了想，说道：“我们经常搞各种各样的联谊活动。大家一起吃吃饭啦，搞些文化活动啦，或者是去山区摘樱桃。总之，只要大家能常聚聚就好，中国人嘛，应该团结。”

我说：“哦，你们的活动主要就是大家一起聚餐？那你们邀请外国学生吗？”

胡坚壁抬起手来推了推眼镜，说道：“他们要是来，我们也欢迎。不过，说老实话，很少有外国人来我们的活动。我们在一起，主要是讲中文，吃中国菜，基本上是纯粹的中国学生聚会。每到春节，我们有文艺汇演，哥伦比亚的中国学生都会来参加。我们还会一起包饺子，捏汤圆。对了，9月份的欢迎新生烤肉会，你可一定要来。”

我笑着说：“好，我一定去。”

“就是嘛，”胡坚壁笑着说，“中国人在一起，就是热闹。说实话，我和外国人都怎么合得来，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中国人差得太多了，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尤其是美国人，都挺傻的。作业都一定要自己独立完成，不像我们中国人，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他们都挺死脑筋的……你看，他们外国的饭我就吃不惯。我从来都是从中国城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哪天过来尝尝我的手艺……”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一直笑着冲他点头。胡坚壁就滔滔不绝地讲中国人圈子里面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发现中国人的圈子还真是复杂。胡坚壁对我这么热情，想来纯粹是因为我的好朋友格格的缘故，看来那个丫头的面子还挺大。

我听着胡坚壁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中国人圈子里面的八卦新闻，百无聊赖地吃完一顿饭，胡坚壁坚持替我付了账，我只得对他谢了又谢。我们走出餐厅的大门，胡坚壁还热情地说：“这附近有一家爵士酒吧，要不要去坐坐？”

我说：“谢谢，可是我有点累了。再说也很晚了，我想回去休息了。”有关中国圈子的闲话，我是听够了。



胡坚壁说道：“哈哈，才九点多嘛，你是不是怕纽约不安全？说实话，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过了九点就不敢出门。其实嘛，‘9·11’以后，这里的治安还是很好的。”

“谢谢了，真的不用了，我是真的有点累了。”我说道。

“去坐一坐吧，格格托我照顾你，我一定得把你照顾好。走，我请你去喝杯东西！”胡坚壁坚持说道。

我说：“真的谢谢你，你请我吃饭，我已经很感谢了。改天我们再出来吧。”

胡坚壁只得说：“那好，我送你回你的住处。”

“真的不用了！”

“走吧，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安东，我觉得这几天就像在看一场书呆子的联合大汇演！”我回家以后对安东抱怨道。

安东把头从电脑前面拔出来，问我：“怎么了？”

“这几天我遇见的几个中国人怎么都如出一辙啊？不是抱怨不习惯吃西餐，就是抱怨教授要求严，而且还总是抱怨和外国人合不来。真是怪了！”我脱掉鞋子，摆好在门厅里，走进客厅。

安东正坐在客厅里的电脑台前查看资料，他坐在转椅上转过来对着我，说道：“哦，爱比，听到这个我真的很遗憾。这几天我忙着准备开学要用的材料，没花什么时间陪你。不过，明天晚上我的一个好朋友要在家里烤肉，是个韩国人。另外还有一个台湾人，是做投资银行的。你准备好和我一起去！”

我坐在安东的沙发上，说道：“好吧，只要不是那种戴眼镜的书呆子就行。我宁可和外星人，和变态僵尸吃饭，也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饭了！”

“哈哈，你放心，那个韩国人班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麦克人也不错，你见了就知道了。好了，我要继续看我的材料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好，你继续看，我去休息了。晚安！”说完，我走回了房间。

第二天，安东带我来到了120街附近的一所公寓。我在楼道就闻到了浓浓的烤肉的香味。

门一开，一股呛人的油烟一下子涌出门外。一个皮肤黝黑、高大健壮的男人站在一团油烟中，堵在门口，连脑袋都是厚厚实实的，看上去用砖头都敲不破。他留着寸头，头发带一点自然卷，短短的，硬硬的，很像猪鬃。

他也没抬眼看我们，只是打手势叫我们进门，然后就自顾自往厨房走去，一边还抱怨着肉好像烤焦了一点儿。

厨房里很呛，他弯腰打开烤箱，一股浓浓的烟从里面冒了出来。我和安东同时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他让我们去客厅坐，说他的台湾朋友麦克刚下班，一会儿就到。

我和安东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四处张望。和安东舒适干净的公寓不同，这个家伙的公寓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客厅中间有一张餐桌，旁边有几把破旧的折叠椅子。餐桌表面看起来油腻腻、黏糊糊的，地上也铺着一层厚厚的尘土。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一张起着毛球儿辨不清颜色的旧沙发、一个木头书架、一堆空酒瓶儿、一个Puma的旧健身包和几只空的塑料袋子。

我悄悄问安东认识这家伙多久了，安东说他们也才认识两个星期。我说这个家伙的房间阴森森的，简直像是连环杀手的房间，说不定卧室里藏着尸体呢！安东说爱比你别胡说。

这时候，那家伙从厨房退出来，带上门，甩了甩手进了客厅。我赶紧住了嘴。

那个家伙这才正眼看了看我，跟我打招呼说他叫班。他坐下和我们聊天，基本都是安东在和他讲话，我只是坐在一边听着，不吭声。没几分钟，他的台湾朋友麦克就来了。

我们四个围坐着吃饭。我听着另外三个男生聊着有关金融的话题，觉



得没趣,就默默地低头吃饭。

吃过饭,班拿出一包烟,Nat Sherman,是一种无添加的纯烟草,国内没有。他抽出一根后递给麦克,麦克说他戒了,然后笑着接过来一根。安东说他也戒了,但也接过来一根。我说我刚把戒烟这件事给戒了,然后也叼了一根在嘴里。我们四个会心一笑,气氛融洽了。

我说:“我上高中就开始抽烟,一直想戒,可是怎么也戒不掉。现在已经放弃了。”

“哈哈,”班笑着说道,“我也想戒。前两天去健身中心游泳的时候,我才游了三千米,就累得不行,喘不过气来。”

“三千米?”安东听了以后叫了出来,说道,“老兄,你体力真好。看你这肌肉,肯定每天做三千个仰卧起坐五千个俯卧撑,再加上匀速跑一万里!”

我们都被安东逗笑了。班笑着说:“那我不是变成施瓦辛格了吗?看来我也该去竞选州长。我以前在美国陆军服过三年兵役,那时候的体力比现在好多了!”

麦克奇怪地说:“你服过兵役?我怎么不知道?”

班反问道:“我没跟你说过?”

麦克说:“我当年是为了逃兵役才从台湾来美国念书的。你说,我躲都来不及,又怎么会对服兵役这件事感兴趣呢?台湾是回不去了,可惜亚洲的金融市场倒是很有得做的,哎……”

“哈哈,”班又笑了出来,对我和安东说,“这小子十六岁的时候,为了逃兵役来到美国,到现在家都不敢回。他四十五岁之前如果回到台湾,马上会被抓去服兵役。哈哈!”

我说:“你回台湾,找家医院去开个什么伤残证明什么的不就好了。”

班抢着替麦克回答道:“他家里有政治背景,要是查出来作假,对家庭声望不好。”班说完,麦克瞪了他一眼。

我好奇地问班:“他家里到底是什么背景?”

麦克生气地对班说道:“你小子要是再说我就……”



还没说完，班就抢着说道：“他说他爷爷当年是国民党一个将军的马弁！”说完班就哈哈大笑出来。

我一边笑着一边说：“那要是这么说来，麦克应该去求求他爷爷当年拉过的那匹马。”

“什么意思？”班问道。

我说：“根据麦克的说法，那匹马当年被将军亲自骑过，麦克的爷爷只是间接地拉着马，所以那马应该比麦克的爷爷更有政治背景，说不定现在已经是高官上将了。所以，麦克去求求那匹老马，说不定人家看在当年被麦克爷爷拉过的分上，直接就把麦克的兵役给免了呢。”

班正在喝咖啡，一口喷了出来，说：“爱比，我服了你了，哈哈！”

麦克装出生气的样子责问我说：“大陆来的亲人怎么可以这么不友好？”说完他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安东在一边听着，完全没有头绪。安东就大声嚷着：“什么政治背景，什么马啊，将军的，拉马的小孩儿啊，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

我们几个闹哄哄地聊了一个晚上。我、安东和班就这么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那个夏天，我、安东和班都没什么事做，三个人天天腻在一起。安东和班都是三十岁上下。班也在哥大读书，念金融博士，很快就要毕业了。他同时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做金融。

一天我们在纽约下城一个热带主题的酒吧喝酒。酒吧里面的座位都是露天的，地上铺着草皮，凉棚上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垂下来。我们三个好像在热带雨林中穿梭。

我们找了一个舒服的座位坐下。安东拍拍皮沙发的扶手，说道：“呵呵，在热带雨林里，还能舒舒服服坐在皮沙发上，真好啊。”

班说：“要是有了美女在就更好了。”

我斜着眼睛看着班，说道：“对不起，我长得让你失望了。”



班赶紧更正道：“不对，不对，我想说的是：要是有更多的美女在就好了。”

安东说道：“再说，爱比你是我们的哥们儿，不算数。”

我说：“那好，是哥们儿就赶快请我喝酒！”

一会儿侍者过来了，问我们准备好没有。

安东说：“我们准备好了。”然后他的手指向我的方向，示意侍者先问女士要什么。

我说：“经典Vodka Martini加橄榄，谢谢。”

“不会吧？那也是我最喜欢喝的调酒！”安东笑着说道。然后安东对侍者说道：“也给我来一杯一样的。”

我得意地说：“当然啦，是詹姆斯·邦德最喜欢的调酒嘛！”

班说了句：“你们两个人喝个调酒还要这么装腔作势！”接着，班向侍者要了一杯西班牙红葡萄酒。

我对安东说：“安东，我还是要好好谢谢你。我来纽约的那天晚上，要不是你，我就得露宿街头了。”

安东笑着说：“爱比，你不用谢我。只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城市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很高兴能帮得上忙。而且，我也很庆幸你不像我们研究室里的中国学生那样，只讲中文，只吃中国菜。不然的话，我也很难和你成朋友。”

“那倒是。”我笑着和安东说。

接着，我说道：“对了，安东，你读博士以前都在做什么？”

“我嘛，”安东喝了一大口酒，故作深沉地说道，“我以前可是艺术家哦，你相信吗？”

班笑着不说话，我对安东说：“哈哈，我信，你有那种神经兮兮的艺术家的气质。”

安东冲我高深莫测地笑笑，说道：“我嘛，在意大利出生，因为父亲的生意，全家搬到德国。我在那里念完小学和初中，后来去法国念高中，然后